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三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搏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
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

爲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合而爲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或視或聽或搏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

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真而有信雖有信也

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

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

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

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

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爲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

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畋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皦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覩其用難測以御有為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士則未離乎事道者也終乎為聖人則與道為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爲一則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爲士前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彰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爲士者有此道而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爲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愼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滕
以上爲涉集衆流爲川涉川者犯難也冬
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
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
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
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
畏隣斂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撓之其心
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

王元澤曰不以事爲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
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客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
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客字說
若季舍先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
微激賞之
渙若氷將釋
御註水凝而爲氷氷釋而爲水其實一體
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氷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爲渙

字說曰奐而散爲渙夫水本無氷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氷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
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
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
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
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為主如氷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
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為
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
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
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攖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蹔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者乎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
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
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
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
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

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

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道爲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巳來不變之稱也知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眞常無形無名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爲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根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凶也

夫衆人不知道之眞常以妄爲常故歡樂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為公盡制則為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
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
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
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
乎道

道乃久

虛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旣與此理契會義說爲久

沒身不殆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爲義故首言虛靜終之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爲先若捨此而入

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爲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之世莊子所謂有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爲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然親之固已疎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氏不及泰氏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譽堯謳歌與舜譽之也

垦八 十二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

焉智慧極大偽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

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

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爲德德

衰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

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

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爲

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

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爲之道也仁義不顧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爲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僞 第十八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

慧以智爲體智以慧爲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爲其以鑿爲智以察爲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僞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眞淳風大行焉有大僞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孝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僞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臣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逄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
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絶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
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
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
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
命之真日趨澆競之域若絶棄法令則民
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掊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
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
蓋感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
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
而子以老氏爲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爲功
而秋以收斂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
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歳也聖人時也
明乎道則孔老相爲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爲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僞利貨利也見利忘義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曰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已遠爲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眞僞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於無所與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爲不爲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畋曰此章言去澆蕢在乎捘本抑横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絶然後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温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爲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絶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

爲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
有且絶者非謂絶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
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
以絶學爲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
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
絶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絶
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
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絶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爲智不學則爲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撓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熈熈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見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熈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熈熈者性動而悦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

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覧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絶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静外游是務其志熈熈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愽其見聞如覩高華以娛心志眈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蹤戚一視怕兮静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
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
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繫著故也

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

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為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
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
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
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爲昭不明爲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隱匿以爲昭昭之明昭昭者非大明也絕學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别故若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
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
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
都爲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
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

○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爲眞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兒以母爲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絶學爲言篇中句句皆有絶學之意若不絶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爲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絶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 饒 陽 居 士 李 霖 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

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盛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爲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徼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眞而更云甚眞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僞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眞則不僞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爲是
今日爲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拔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拔閱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而拔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荅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爲治清淨無爲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道之爲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逶迤順物物無損害內保已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經云大直若屈如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兩言蓋自屈爲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爲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爲全正曲爲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指則終身不解㒸爲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擾學多則惑性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

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疏通閑達無遏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爭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
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
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
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
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
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
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

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枉己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爲飄驟者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爲終朝自早及暮爲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有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爲飄驟者交感之過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乎小哉爲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爲躁競執教生迷名爲失既爲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爲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

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跂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
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
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顏歡曰興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旣屬己
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
　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
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
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
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
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
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爲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爲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爲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曰不改

道之眞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
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
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强爲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
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强
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
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强爲
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歡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往此道之大往行無際本無往盡之處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麄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住之處此道逝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
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
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爲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爲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爲而天下功地法天之無爲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强以大名雖二儀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子九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夭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爲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

樂
行以輕爲遠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爲
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
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
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
况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
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戒人君以重靜爲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眞之士亦以重靜爲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讁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讁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

能無瑕讁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讁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
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
關楗而不可開
温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内雖無關楗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
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
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至九　十七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
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
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爲善弘濟曰救教羣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實被惠澤均平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讒說帝舜敎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使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措之者萬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實之慈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爲善故不善
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
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
後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
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

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受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畋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覩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筭由是好師資為漸修之路絶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眞經取善集卷之四